

句子

- 一年一熟的小麦，从秦朝到现在，也不过熟了两千次
- 我的老家很神奇，他只在我小时候有一年四季
- 我要感谢这一年里陪我聊过天，吃过饭，探讨过人生，交换过观点，哭过，笑过，陪我充实，陪我虚度过的所有人，
- 今天好快乐，地铁，绿灯，空隙刚好准时，菜品，景色，顺序刚好合适，太阳的温度，行人的节奏，路边的小鸟恰如其分。吃过饭在荟聚转了两层，逛完宜家刚好出来商场，撞上这暖冬里的太阳。找了把椅子坐下，摸出来耳机，网易云调到我喜欢的歌单，就这样昏昏欲睡。

循环到《If I Should Return》这一首，一阵强劲的鼓点如潮汐般袭来。这久违的音韵，终于提醒了我今天体会到的是这样从未有的和谐鲜活美好的生活。走在回学校的路上，我开始看到路人的开心，也开始欣赏操场上羽毛球飞起的弧度。世界就像套上柔光的滤镜般让人心醉。而且还有一只网球躺在地上，这也许是巧合吗，也是刚好的弹力和大小，我随手掷回场内，和这一天的美好击掌。

万物皆可爱，世界于我和解

- 这里的人何曾不向往高山，只是，即使现实中的山也因为疲弱的身躯不再可得，何况是理想中的高山。县城里的人却是很有创业精神的，我们不缺少劳动。但是似乎缺少，当有挣钱的生意出现，呼啦啦的全城都开起来啦。

县城的人还很会创造就业，从火车站到家里的几段路，也支撑起了多少公交司机，网约车司机，黑车司机家庭的日日夜夜。这里的年轻人也并不缺乏激情，有了身处故乡的便利，大家争相试验挣钱的法子，不幸的是，与这些地利相对应的是老年人占据消费群体的大量比例。也许在山姆超市里贵点的低糖黄油面包比盼盼面包好卖很多，不过在这里，销量榜排在前面的更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某款打折商品。这里的人也不善于

这里有着大城市里会有的每一类人，这里的人喝了酒能更侃侃而谈，之后会把曾经的梦想揉碎，拼凑出力所能及的未来。路上当然有年轻人，幸运的是他们都有着无穷的可能，不幸的是他们的大部分终要回到家乡，

县城的父母不喜欢带锁的门，主要是孩子房间的门。可是你怎么能说

-
-
-
- 今天练腿的时候我在思考为什么我渴望社交又有些许社恐，而且在熟人，在朋友面前又可以很自在，很会发疯。归根结底也许是我只想做确定的事，以前我总觉得是我只想做简单的事，但是很显然我一直坚持了这么久的健身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我只是确定知道了健身会持续的带来好处，就像我会给自己定下每天学习2h的计划，我会雷打不动的去吃食堂的某家窗口，我会更愿意相信地铁的准时。

也许我不是怕人，也不是不会社交，我只是会被“不确定”吓到。不确定对方会不会冷场，不确定我说的话会不会被误解，不确定这段关系会走向哪里。而在熟人面前，我已经知道结局了——他们不会突然否定我，不会轻易离开我，我可以把握自己的节奏，预计接下来的计划，所以我可以放肆，可以发疯。我一直在用“确定感”给自己安全感。健身是确定的，努力就会有反馈；学习是确定的，时间投入就会累积；固定的窗口、准点的地铁，都是这个世界在告诉我：事情是可控的。但社交对我来说，还不是足够可控的。它没有公式，没有进度条，看不到好感度。允许自己慢慢来，允许自己先选择那些“让我安心的事”，也允许自己在安全的时候，一点点走进不确定。不是逼自己变外向，而是学着告诉自己：就算事情不确定，我也有能力接住结果。别被不确定的事吓到，你不是胆小，你只是在认真生活。

但是我又总会觉得这是否只是囿于自己的限制，如果我足够富有，有足够的建模，是不是这些就会不一样。当然不是。每当我有离谱的想法时，我会告诉自己，你是一个普通人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行为和想法，这都是作为普通人的特权。但如果我足够有了长处，变成了不普通的人，我会失去很多成为“乡下老鼠”的快乐。并且，我们永远也不能只看到别人的高光时刻，却只拿自己的普通生活作比较。

另外呢，但说社交这件小事，也许只是还没遇上对的人.说实话，我放弃了改变，在这些焦虑到什么正事也干不了时间里，我到底要做点什么，拯救这样的生活

世界上最没有意义的一件事，就是用别人的节奏，来否定自己的脚步。允许自己的冷场，以及告诉自己一句：你很棒